



Jing Dian Wen Ku



精典文库

王乾荣 选编

艺文杂谈

◇清新 ◇浪漫 ◇哲思 ◇感悟 ◇温馨 ◇励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精典文库

艺
文
杂
谈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文杂谈/王乾荣选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

(精典文库)

ISBN 7-5313-2684-1

I. 艺… II. 王… III. ①杂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艺文杂谈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1—20 000 册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责任校对: 平 子
封面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版式设计: 陈 楠

定价: 28.00 元

应物而发，各擅其妙

王乾荣

本人读书，不大喜欢看序。如果这书是一个集子，我一定先浏览目录，然后拣标题具有吸引力的文章细读。标题好，内容与之相得益彰，自会牵扯我逐字逐句读下去；而对徒有美丽标题的文章，或许念一两段甚至两三句，就兴趣全无了。

不爱读拙劣文章，很自然；不爱读序，又为什么？序其实有写得很好的，但是由于它往往只有一个简单的题，即《序》，首先就不“抓”人，又加行文多像裹脚布，至于这“布”是不是懒婆娘的，是否裹过小脚而味道很刺鼻，还没有闻到，就被它的“长”镇住了，于是便没有心思和胆量拜读。

其实序即使写得好，我也不大爱读——也许将它作为一篇独立文章，我还是会读的。没有想到，我这个习惯，竟荣幸地与文坛耆老巴金的想法、做法相吻。巴老在《探索集·灌输和宣传》一文里说：“自己读过一些中外名著，除了作品本身之外，什么前言后记，我脑子里一点影子也没有。我这时才发现我读别人的书常常避开序文、前记。我拿到一本印有译者或者专家写的长序的西方文学名著，我不会在长序上花费时间。正相反，我对它反感：难道我自己就不能思考，一定要你代劳？我后来发觉不仅是我，许多人不看作品之外的前言后记。”我也是巴金所谓“许多人”之一。

可是自己受托选编集子，又有出版社惯例管着，怎么也须写





一则序吧——哪怕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序。而对上述巴老那一段话,也不能片面理解。巴金在他的文章里画了个括号,特意注明“做研究工作的人除外”。这类人不同于一般看热闹、看趣味的读者。很多书的序文,即出于“做研究工作”的专家手笔,他们当然是要读的,如果连他们都不读,则写序便纯属多此一举了。

我不是“做研究工作”之人,除了不喜欢看序,令我写一则序,也有点儿免为其难——既担心写不好,也害怕没人读。

我看以往的年度文选,小说、散文、随笔等文学样式的集子,均为研究专家选编并作序,惟独杂文卷由杂文家担任这一光荣使命。今年我选编杂文,我也是一个杂文作者,私下里就想把它写成一篇带有杂文味的东西,而不敢称一个正规的、供研究者阅读的序。也许这样,一般读者还有兴趣觑它一眼。

列位看官,瞧我这个序,也将成为一卷裹脚布;赶紧言归正传。

从我的选编理念说起。我要求稿件“读时觉得新鲜、好玩,读后觉得独特”,说到底,就一点意思:你总要有打动我的地方。一位老师电话里告诫我,选文“别忘了深刻”,很对。我觉得我那条,似乎包含了这一点。深刻乃指思想而言。你的思想是人云亦云的,便不新鲜,也不独特,何谈深刻?就算深刻,也是别人的深刻。说到深刻,乃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考,究其竟是一种剖骨见髓,一种彻底,一种极致,一个类似于回答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般的确证。而相对于深刻,除了“浅刻”,还有“次深刻”、“次次深刻”……所以对于这个无法穷尽的“深刻”,我并不特意提出来作为一个标准。何况很多深刻的思想,前人已经尽述了,而今人即使于其基础之上深刻下去,有新发现,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方,也是不便于表达的。今之人如能将人类既有科学思想,从特别的角度,以特别的方式、技巧和文采,阐释、演绎或运用得令读者喜闻乐见,提醒人们“回到常识”,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融入血液,就很

了不起了。这也是一种创造,或者说再创造。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目?至于提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新思想,或者突破了以往的“定论”,那就成伟大思想家了。杰出杂文家也堪称思想家或准思想家,就是寻常写杂文的,文章里总要有一定思想,但是像伟大鲁迅那样的人及其大文,乃属于凤毛麟角,或者说不曾有第二个吧。

我看重杂文的“新鲜、好玩、独特”。新鲜,才不会叫人感官麻木,且具有强烈刺激、提神作用,它还有“文章合为时而著”之意,而非陈词滥调、泥古不化;好玩,才让人贪读,乃至于爱不释手;由这样的新鲜和好玩编织的成品,思想内容自然会韵味深长,形式上必然令人赏心悦目,独特,也便现于其中了。

如果把杂文看成发议论,把小说看成讲故事,把诗歌看成攒顺口溜,把歌唱看成哼小曲,那么人人便是杂文家、小说家、诗人或歌唱家。为什么,只有“一些”人才被公认、才堪称杂文家、小说家、诗人或歌唱家呢?因为这些人的议论、故事、吟咏或歌唱,乃是艺术。

作为艺术品,这个集子里的杂文,或题材的独到开掘,或立意的独有其旨,或论析的独善胜场,或行文的独具匠心,总有某一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焦国标的《毛泽东祖籍之争可以休矣》一文,无非是对“争名人祖籍”闹剧的一个嘲弄,话题,很多人说过了,批评文章多得甚至有点儿滥,但是出于焦氏之手笔,则与他人大异其趣。别人所论,多涉及祝英台、武大郎,或刘邦、诸葛亮、包公、曹雪芹等辈,焦氏则斗胆说到了当代伟人毛泽东。当然这不关毛泽东之事,但是,毕竟主其事者声称,“研究毛泽东祖籍,对姓氏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寻根问祖,加强海内外华人、侨胞联系,对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对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事业,对振兴中华、振兴河南等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哎呀呀,简直是悠悠万





事，惟此为大。国标对“这一个”寻祖事件调侃、批判一通，岂非太不合时宜，太另类，也大猖狂了吧！别人只批评了一味“考据”或争夺名人祖籍的正统思想、“老大”意识，以及着眼于牟利的商业主义和市侩哲学；焦国标先生，则得出了如此做“目的性大于科学理性”的精辟结论。他以丰富史料和科学常识为基础，运用严密逻辑和近乎戏谑的语言，剥笋一般层层递进，论如析薪，终于奇峰突起，竟然把“随便一个人，包括毛泽东”的“祖籍”，“考证”到了大海里！他同时也把热衷于争夺和滥考名人祖籍的荒谬，彻底干净埋葬了。这种手法的新颖、好玩和思想的尖锐、独特，令人叫绝。

对于贪官“前腐后继”之原因，苏中杰妙喻为“阿Q抓虱子”——灭虱不从洗澡讲卫生做起，却只在小辫和衣领上发现一个抓一个，动因还是怕跟对象小尼姑的恋爱吹灯拔蜡。（见《从阿Q抓虱子说起》）仅此一比，便将炫耀“反腐败成绩”的某些官员的虚伪可笑晾到了阳光之下，胜过空泛高蹈大论万言。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说，面对荒谬，杂文家不一定作义愤填膺状，也不必故作惊人之语。你世事洞明而人情练达，善于独出心裁，绵里藏针，像豹猫戏耗子一般，举重若轻之间，纸展笔落，便出人意料地把事情“搞定”，撕下那块诱人的美艳薄膜，甚至让人家无以遮羞，没有了一点儿反手之力。这就叫“杂文笔法”。

但有时候是需要单刀直入的。“挑战或超越极限”这说法或做法，人们耳熟能详，习焉不察，并对那些“挑战”或“超越”的“顶级英雄”钦佩有加；然而，孙立先说，“凡能超越的都不是极限”，“敢于‘挑战’者是不自量力的狂人，声称‘超越极限’者，不是不知‘极限’为何物，就是大言欺世”。（见《唬人话二题》）三言两语，纠正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你说深刻吗？也深刻，也寻常。温家宝让与会者讲短话，超过五分钟则敲杯子，新闻记者众口一词认为这事好玩有趣，喻之为“花絮”；瓜田先生不以为然，指此乃重大原则问题。（见《“温家宝敲杯子”不是“花絮”》）他就是如此地不从俗。

余秋雨氏将“致仕”作“求官”解，有好事之徒指其悠谬，余辩乃“用现代话写现代文”；王艾宇驳道：“阁下既称‘用现代话写现代文’，为什么不干脆就用现代话的求官之类词语，偏要用不是现代话的‘致仕’？”（见《探讨一个词》）只此一句，这篇文章便立起来了。王安黠黠而明确无误地“否定”群众的视觉。（见《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骇人听闻吧？读了他的文章，我们便知，令群众的眼睛“雪亮”，真是谈何容易。论者纷纷谴责“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现象，有谁知养鸡人甘苦？只有古清生不无悲凉地提醒人们：“卖茶叶蛋的惹谁了？而且收入果真就高吗？”他令人信服地说明，“所有这些‘弹’，也该是鸡臀银行投资的”，并为中国小农经济和可怜的农民兄弟对中国现代化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歌功颂德。（见《生导弹的中国母鸡》）您读了这样的文章，还会跟着一些人屁股后面奚落“中国母鸡”，并且，动辄忍心轻蔑地拿“卖茶叶蛋的”开涮吗？

别具炉锤的杂文家之笔，正是以跳出众多以非为是的说法和做法，而见其锋芒的。一件人们围绕着它纠缠不清大做无用功而兴趣浓烈的简单之事，一个尽人皆知，却又被扭曲了的常识，杂文家别具只眼，挖掘出这费时耗力的无聊，将常识“回归”到“原本如此”，令蒙昧者恍然大悟，这就是他的本事。当然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是不具备基本常识，而是被强者的权势和自身的利益震慑、束缚住了，或者被蒙人的花言巧语糊弄得晕头转向，因此或违心地，或各怀鬼胎地，或不自觉地跟着瞎起哄。当此之时，独行其道的杂文家，就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孩子，也像“不说富人家的新生儿将来会发财会长寿而说人家会死”的那个傻子。其结果，弄不好会像鲁迅笔下的傻子一样，是要挨打的。即是说，这也是战斗。

你还能让杂文家怎么样呢！红着脖子竖着眉毛？总是这样，既无必要，也不现实。指点江山改天换地？能道出被人忽视、践





踏的大实话并有一定反响,就算尽了力且劳而有功了。

关于杂文创作及其功用和当前的困境、危机、繁荣等等,识者众说纷纭,我谈不出什么新鲜花样了。就我的阅读范围看,杂文还是生机勃勃而且不乏效应的。反腐和关注社稷民生的杂文主旋律响彻云霄,仅一个孙志刚之死事件,便引发多少诛讨。几乎每个杂文家都对非典这“非常事件”作了反思。“传统”优秀杂文家如邵燕祥、鄢烈山等,老鹤万里,一如既往地攒眉苦思,操觚染翰。很多优秀小说家,如蒋子龙、毕淑敏等,偷闲偶一为之,便侍弄出含蓼问疾的杂文奇葩。一些学者如潘绥铭、王春瑜等人的杂文,格调高雅而别有见地。费孝通老,遍经风霜雨雪,笔耕不辍,直奔期颐之年于西子湖畔重温苏轼名句,成一短文《赠友人》,尽道“论人论学,贵在本色,非妆抹可易”,看似轻描淡写,个中况味,解者几人?贺卫方写《监督到家了》一文,批评上下称道之“家属监督”,也就是提个不同意见吧,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浸透着严肃法学理性和人道精神,只有修养高致的法学家,才能把这类题材开掘得如此“到家”,如此艺术和专业。时评的兴盛,虽有一窝蜂及随靡之嫌,但是确实催生并从中脱颖而出了一批敏锐的年轻杂文作者,如童大焕、徐迅雷等,其文蹑景追风,更富战斗精神,足见新人胜旧。还有三位年轻女作者王小莉、邬凤英以及自称“小女贼”的钱海燕,兰心蕙性,却没有小女人的细声嗲气,因稀缺而可贵,遂令我这个选编者“不重男人反重女”了。如果有所谓“杂文圈”的话,以前未被“圈内”关注的一些作家,或许他们本身不大愿与杂文家为伍,但是他们的很多作品,堪称上佳杂文。周泽雄之作,词清句明,向风慕义,读来痛快淋漓。《狼霸美学》一文,由韩国人的凌厉棋风铺陈开来,最后直指“让人打蔫噤的文章”,实则批判了当今一种畏缩之气,颇有令人蓦然惊醒之效。彭俐的《为什么中国没有奥林匹亚?》,主旨之深远、角度之别致、行文之考究不说,仅就题材看,也鲜有人涉足。这样的文章不是探异玩奇,它

追索、剖析的，也是国民性。高枝低枝风，千叶万叶声。杂文的天地甚阔，杂文的作者颇众，杂文产品洋洋大观。杂文不是象牙塔里的宝贝，不是供有钱有闲者观赏、把玩的小摆设，也不仅仅是作为投枪和匕首而被愤世嫉俗之士明晃晃地拿来针砭时弊的。

我常听一些杂文家发牢骚，抱怨环境如何险峻，乃致自己无以施其技云云。其实没有好杂文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杂文家自身。所谓“无用武之地”，从战士这方面说，也许正因为自家武器不够精良，或者还不能稔熟运用十八般武艺，又未曾知己知彼，只操一根银洋蜡枪头诈诈唬唬比画一下，不但于恶势力毫发无损，反而使自己落一个折戟沉沙下场。杂文家如果真的志在为真理战斗，就不但要做好某种程度牺牲的准备，更应善于在夹缝中巧妙迂回，注重保护自己，瞅准时机出其不意予“敌”以沉重一击，方堪称智勇兼备之战士。都说鲁迅伟大，可鲁迅不是叹息和抱怨而成就的。何况，做不成伟大杂文家，还做不了一个诚实杂文家吗？你铸不了剑，就造一只警笛，像朱铁志文《细节即素质》所说，心植善根，聊拾小中见大，还求弦外余音，为追求高贵、为杂文艺术尽一些绵力，总可以吧。实在急了，也可以哭啊——屈原哭天下，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咱们哭境遇、哭同病者，还不行吗？而如果觉得写杂文无所作为，或杂文“不好写”，很简单，另择福地潇洒便了。

最后附带说明一下：一是有些我眼中的好杂文，由于作者无意或与作者联系困难等原因，未能选入，我只能深表遗憾。二是选入本集的文章，我基本上原封照搬，只是纠正了我发现的一些小小笔误。比如：“由于……使……”这结构，我将“由于”与“使”二去其一，主体阙如者则代为加上；“其它”，我改作“其他”，因为我们一般也不用“其她”；“的”、“得”、“地”不分者，令其就位；“既”与“即”用混的，顺手理清；“十八、九岁”，把“十八”和“九”并列了，指两个年龄，我让它变成一个“十八九岁”；引语“后引号”内外的





标点最喜乱窜,该在里边的,我不让它们出来,应在外边的,我不许它们进去……如此而已。尽管有大作家说,大手笔不在乎这些鸡毛蒜皮,我还是希望这个选本尽量少一些错讹。我特别说明一下阿拉伯数字用法:我作文,成天拿一份“国家标准”对照,还是把数字用得别别扭扭,所以这一回入选文章的数字用法,尽管五花八门,我也难以一而统之,大体上各随其主吧。我特意选了李霁宇先生俏皮的《数字写法质疑》一文,供诸位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我的看法,既然我们以汉语写作,能用汉语当然要尽量操练汉语——“我们2个人去吃饭”,大餐好吃,句子挡嘴,怎么着,也要把“2”改成“两”吧。

这个序言,真成了一块裹脚布了,罪过罪过,打住;我还是盼着,读者朋友能够瞧它一眼,并且喜欢这个选本。

目 录

阿 敏	“世界首位”的近喜远忧	(1)
艾 君	盖洛普调查民意为何不用电脑。	(3)
安立志	崇尚“昨天”	(6)
毕淑敏	假如我得了非典	(9)
陈 谏	愚哉,尾生	(12)
陈 原	我是不是人(节选)	(14)
陈鲁民	常回家睡觉	(21)
	我们也需要一座“磨房”	(23)
陈四益	读思想史	(25)
丹 赤	“肛泰”贴在肚脐上	(27)
丁 东	博士教育的异化	(30)
丁国强	说说“经济学家”	(33)
邓 刚	食草与食肉	(36)
费教通	文学与主义	(38)
费孝通	赠友人	(40)
冯日乾	拿什么拯救你	(41)
符 号	两个“半个沈从文”	(43)
高红十	四月人间	(46)
郭松民	楼起楼塌的谏语	(48)
郭庆晨	“老师”的称谓	(50)



	样板世界	(52)
郭兴文	猪的牢骚	(54)
	杂文与狗叫	(56)
古清生	生导弹的中国母鸡	(59)
	再谈辣椒与民主	(62)
瓜 田	“温家宝敲茶杯”不是“花絮”	(65)
	官员的热脸和“皇马”的冷屁股	(68)
何满子	拉杂谈批评	(71)
贺卫方	监督到家了	(76)
黄 波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类意识？ ——为 7 名美国宇航员和 33 个哈尔滨人而作	(80)
刘 齐	老天爷派来检查团	(82)
刘 思	“我们都在看着你”	(84)
	马三立之后	(86)
刘绍楹	雪村一席话	(89)
刘荣升	艺文杂谈	(91)
刘兴雨	何必等到自毙	(94)
刘 征	贪官憾(杜撰曲)	(97)
柳 萌	莫用超市办集市	(100)
陆春祥	墓碑上取款	(103)
陆士华	从容与风度	(106)
马治权	人生最大的满足	(109)
毛志成	梦语醒拾	(112)
孟 波	今夜我们都是连体人	(119)
牟丕志	机关哲学	(122)
牧 惠	寂寞的《庄园》	(126)
	奇谈怪论	(128)
潘多拉	天下无赋乎？	(131)

	伊拉克民众选择了什么	(134)
潘绥铭	“贞操内裤”这个玩意儿	(138)
彭 俐	棋味无穷	(141)
	为什么古中国没有奥林匹亚?	(143)
钱海燕	真话(外二则)	(148)
阮 直	“草包”是怎样遭到提拔的	(151)
孙焕英	科学官本位:中国特色的悲剧	(154)
	调侃悲壮:一类低俗艺术	(157)
孙立先	唬人话二题	(160)
孙振军	张五常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是红人	(163)
朽 木	给朱总理打 9.9 分的有关解读	(166)
宋志坚	侯门公子的热门选择	(169)
	奢侈的象征与尊重	(171)
苏中杰	从啊 Q 抓虱子说起	(174)
	断奶忘娘的“洋海龟”	(176)
滕朝阳	介乎偶像与玩偶之间	(179)
	贺国庆日不仅能看到欢乐与喜庆	(181)
	歧视,然后被歧视	(183)
王 安	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	(187)
王 力	瞧,这四位名导	(190)
王艾宇	探讨一个词	(196)
王得后	导向则不宜	(199)
王小莉	扁鹊无奈贪官何	(203)
汪金友	八年告倒一个省级高官	(207)
吴 昊	文字累	(210)
郭凤英	“低保懒汉”的帽子不能乱扣	(213)
伍立杨	文言、白话宜相安	(215)
吴若增	关于裸画	(219)





	善恶之研究	(221)
吴志实	“中国饭吃着香”之外	(225)
肖复兴	你是要画 还是要猫	(227)
徐 冰	“倾斜”的“常识”	(231)
徐城北	痛并快乐着	(234)
徐怀谦	向“铁娘子”致敬	(237)
徐迅雷	狼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239)
谢 云	咱老百姓	(242)
解玺璋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有感于“星气象”事件的争论	(244)
阎 纲	“居然泪尽还一笑”	(247)
郦烈山	独夫民贼的政治哲学	(251)
	“保护”中国男人	(256)
杨 曲	“星味”是什么味	(259)
杨学武	“现在我是谁?”	(262)
	天下最难写的字	(265)
杨子才	林间童话	(267)
叶延滨	忙啊……	(270)
亦 杰	快失传的数学题	(273)
乐 朋	一个傻瓜与一百个敌人	(275)
章 明	令人作呕的《英雄》	(277)
张天蔚	女为悦己者锻炼	(279)
张心阳	谁给火星车命名	(282)
	做人的另一种成本	(284)
张雨生	今朝父传子	(287)
	高调与低调	(289)
赵健雄	仍然需要烈士?	(293)
赵廷鹏	纸上得来终觉陋	(296)

郑连根	赢者通吃	(298)
周泽雄	巴金和“要说真话”	(301)
	狠霸美学	(303)



“世界首位”的近喜远忧

阿 敏

统计某件物品数量谁是“世界首位”的工作，很辛苦，比如电视机的拥有量，统计起来就颇麻烦：若按历年销售的总累积数算，那就等于把使用坏了的和款式落伍已停止使用的电视机，也计算在内（按此法计算，我家已有电视机5台，人均1.67台），这在弄虚作假已成臭狗屎的今天，肯定是宁被杀头也没人愿意这么做的；若按现在正使用的数量算，那就得发一张调查表给全国人民认真地填一填……总之，这是件很累人的活儿。

但咱们有些人硬是不怕这辛苦，隔三岔五就在媒体上宣布这个或那个咱们又“跃居首位”了，这一拨儿欢欣鼓舞的情绪还没落下去，那一拨儿让人扬眉吐气的消息又传来，都快歇不过来了。原先，许多的“世界首位”都是美国人的，随着桂冠的不断易主，猜得出他们窝的火该有多大。我私下里揣测，美国人要收拾萨达姆，难保就没有拿他当泄火对象的因素。美国在老大的位置坐惯了，而现在在许多方面丢了“首位”，没法不憋得慌。但它的人口数量对它想保住“首位”显然很不利。譬如手机数量，据说美国的老大位置已经动摇了；只有两亿多的人口，它想要在手机的数量上保住“世界第一”，国会现在就得通过一项法令，政府立刻免费给国民配备一部，并随着中国手机用户的增多，不断增加配备量。也就是说，当13亿中国人都有手机时，美国每人的口袋里至少要装着6部手机，才能保住“第一”的位置。哈哈，人口少到底还是吃亏了吧！

